



元君庙。 本报记者 宋凯 摄

泰山 古建说

掩映山林之中的桃花峪元君庙

本报记者 宋凯 通讯员 彭婷婷

桃花峪景美如仙境，仿若陶渊明笔下《桃花源记》中的景色，这里自然也成道家向往之地。在桃花峪进山口，有一座道家庙宇——元君庙，据传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（1573年）之前，是桃花峪现存唯一一座供奉碧霞元君的庙宇，也是碧霞元君的西行宫。原庙被破坏以后，于20世纪90年代在原址复建。元君庙内古柏参天、花草茂盛，飞檐翘角、雕梁画栋，规模虽然不大，但庄重威严。

来到桃花峪前，目光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林，远远就看见开门揖客的元君庙，门口挡墙上绘有八卦图案，上书苍劲有力的“道炁长存”四字，寓意万古长存、不灭不衰。山门悬挂“元君庙”牌匾，门

内有绘有太极图的影壁，上书楹联“八卦明兮藏万象，六尧神兮卜未知”。

绕过影壁，进入元君庙，漫步于青石之上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株荫翳蔽日的古柏。古柏树干雄伟，树冠荫及甚广，遮盖了半个院子。古柏高11.7米，其干形通直粗短，呈深灰色，条状纵裂，有10个主枝呈多层次分布，树冠茂密婆娑，在天空的映衬下似一朵巨大的绿色祥云，又似孔雀开屏，枝干苍劲有力，扭曲盘旋，如巨龙翻腾。由于土层深厚，土壤湿度适当，背风向阳，这株古树虽经风雨沧桑但依旧枝叶繁茂，焕发着勃勃生机。古柏的西侧有一古松，松树树冠之茂，不仅覆盖了院内，长

长的树枝探出了墙外，也荫庇到了庙外，十分形象地诠释了“古松长臂罩顶，巨柏盘旋蔽日”。古柏古松相对而生，郁郁葱葱、盘旋而起、如龙似凤，人们称它们为“龙柏凤松”。古柏正对有一块残存的中间断开的碑刻，置于石基之上，格外醒目，上刻“天仙圣母行宫”，碑身斑驳，充满了岁月痕迹。

登上院中的五级台阶后，就是元君庙的正殿了。正殿三间，门口悬挂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碧落高居金台妙诀”，下联是“苍生护佑木德仰慈恩”，正中供奉泰山圣母碧霞元君，身穿霞帔，手持圭板，一副慈祥和蔼的姿态。

正殿内墙壁上的壁画为《西王母出巡图》。那么，元君庙为什么

绘王母形象呢？据《玉女卷》记载：汉明帝时，西牛国孙宁府奉符县石守道妻金氏，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时生女，名玉叶，貌端而生性聪颖，三岁解人伦，七岁辄闻法，常礼西王母。圣母三岁就常礼王母，这就是正殿墙壁上绘王母出巡图的原因了。

院内左右两侧有配殿，左侧为增福殿，右侧为三官殿。增福殿正中供奉文昌帝君，两旁是寿星和关公。三官殿供奉着天官、地官、水官。从以上布局看，元君庙由山门、影壁墙、元君殿、南北配殿组成，有许多步行登山的游客会到里面祈福。增福殿里的文昌帝君是主管文运的神仙，有很多家长专程到此祈福，希望孩子能够金榜题名。

历史名人与泰山

包公的泰山因缘

本报记者 李岩

包拯立朝清正，民间有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（《宋史·包拯传》）这样的谚语，意思是想打官司还走不起后门，就去找和阎王爷一样不收礼的包拯，将包公与地府阎王并提。而在当时的民众信仰中，泰山为地府所在，东岳大帝为地府天子，于是出现了包公死后，魂归泰山，担任泰山地府中的“东岳速报司”一职的说法。这个传说在宋金之际便已出现，金人元好问在《续夷坚志》记述的一段轶事，正反映了这一民间信仰的盛行：“世俗传包希仁以正直主东岳速报司，山野小民无不知者。庚子（1120年）秋，太安界南征兵

掠一妇还，云是希仁孙女，颇有姿，倡家欲高价买之……里有一巫女，私谓人曰：‘吾能脱此妇，令适良人。’即诣主家，闭目吁气，屈伸良久，作神降之态。少顷瞑目咄咄，呼主人出，大骂之。主人具香火俯伏请罪，问何所触尊神。巫又大骂云：‘我速报司也，汝何敢以我孙女为倡？限汝十日，不嫁之良家，吾灭汝门矣！’”宋话本《金刚感应事迹》也有此说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七五四）。元杂剧《包龙图智勘后庭花》曲词中言：“怎瞒那掌东岳速报司，和这判南衙包待制。”元初在蒿里山所建“七十五司”中，便奉祀有“判速报司”，并载明神

主“姓包氏”。后人又在泰安城西跨街建报司阁。弘治《泰安州志》卷一：“速报司庙：在州城西一里。”为两层过街阁，方言称之为“吐炮司”。包公已俨为泰山地府主神之一。

到了宋元话本中，包公在泰山的官职又“由阴转阳”，从地府大臣变成州县长吏。北宋泰安被称为“奉符县”，在话本小说《三现身包龙图断冤》（《警世通言》卷十三）中，包公入仕便初任“奉符县尹”，并演绎了一段其任上侦破凶杀命案的传奇。

这一小说家虚构的任职，后被史家采入地方志中。在清代编修的《泰安县志·名宦》中，包拯被

列为历任县令之一：“拯曾为奉符尹，奉祀名宦。”进而在泰安城郭建立专祠，以行奉祀。这便是泰山庙祀包公的由来。对于包公与泰山的因缘，清代泰安知县徐宗干有所揭秘：“尝谓泰山下，其俗好鬼，如以蒿里山讹为蒿里，道家言泰山主生死，盖即梁父主生、亢父主死之说，而相沿为地狱、为阎罗。愚民好事，必有以包公实之者，而后人又以傅、张二公严明之称，媲美龙图，因并祀之，遂相传以包公亦曾任此耳。然先哲风流，民有习好，固无足深辨也。”（清徐宗干《包公祠》）真切道出其从“传奇”到“信史”的衍化过程。